

循

陔

纂

聞

循陔纂聞卷三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武王用以擊紂者其寶劍名輕呂見汲冢周書

北齊書高祖歡后婁氏傳言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又曰后
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夢一斷龍文宣夢大龍
首尾屬天地孝昭夢蠕龍于地武成夢龍浴海孕魏二
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我不知
孿生者龍與月並入夢耶抑先後其間耶史氏浮誇遂
致自稱矛盾南北史此類甚多朱子所謂除通鑑所取

直一部好笑小說者是也

北齊南陽王綽為何猥薩搯殺廢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
乃大殮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槎菴小
乘推擴其說歷舉屍之不壞者以寔之亦幻理也

三國時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之

衛夫人姓衛氏字茂猗見書斷淳化閣法書云弟子李氏
衛和南即以姓為名按庾自吾書品衛夫人名鑠字茂
猗宋高宗翰墨志名鑠字茂河晉汝陰太守李矩妻西
溪叢話曰夫人廷尉展之姊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
母朱家標閣帖釋文云名鑠李矩之妻

姑夫亦稱姑壻吳書張疑傳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冬逢夷種也北齊高隆傳隆本姓徐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是也祖母之昆弟稱祖舅晉書應詹傳鎮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今俗呼舅祖亦通

北齊書帝紀高祖從爾朱榮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及得志即其宅為第號為南宅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又蔡儁與遼西段長太原楊蒼鷹俱有先知之鑒見高祖甚異之高祖客蒼鷹初居處于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然則所謂團焦即蝸牛廬殆如

今吳中所謂頭巾披以架格而成者也方春廣韻蒸曰
團焦今人名草亭曰團標即此紀作龐蒼鷹傳作楊必有
一誤蒼鷹揚州人傳作太原或有脫字。蝸牛廬魏志
管寧傳注焦先居瓜牛廬即此

寡髮謂之宣髮蓋寡字之省筆也今人謂之蒜髮按北齊
慕容紹宗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還恒有蒜髮昨來
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按蒜
草木疏貌言髮稀少如草木之疏故名蒜髮蒜音即狄
切故曰蒜者算也俗訛作蒜蒜是葷菜與髮何與今吳
人猶呼禿子為蠟蠟乃蒜音之轉也易巽為寡髮釋文

曰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考工記注曰頭髮皓落為
宣引易作宣髮其筭髮見輟畊錄蒜髮見本草綱目干
祿字書曰蒜蒜竿筭並上俗下正竿誠俗矣蒜亦為俗恐
未安也

人死曰化為異物其說始見于賈誼鵬賦魏文帝與吳季
重書亦曰元瑜化為異物北齊賀弼與邢劭論生死之
理弼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于聖邢曰
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
相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
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

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然誰其然也此即化為異物之說

釋褐作解褐又名釋巾北齊書邢劼釋巾為魏宣武挽即辛術解褐司空曹參軍是也

名為造物所忌北齊邢劼魏收並擅文名時稱邢魏邢三子長大寶有文情庶孽大德大道便畧不識字收無子養弟子仁表為嗣亦庸劣無備

祖逖南塘一出祖珽替中金叵羅仕途中胠篋祖氏居二焉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變為握槊其法二人對局有博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所擲之骰有二鑿空安相思子為采北齊世祖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出入卧內以致淫亂

嘗讀北齊書至恩倖傳載和士開威權之盛富貴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弟行列夫士開猶小者也唐世宦者皆有門生義兒李輔國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明魏奄時諸義子乃以不得相輔為戚戚亦可以觀世變也

六季時謂婦人少艾者曰娘子南史法琳曰閣內夫娘悉令持戒言夫人娘子也北齊書裴讓之嘲祖珽曰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言珽與寡婦王氏姦通也今吳人新娶婦必呼新娘子以為艷稱蓋沿此俗也北史齊神武嫡妻稱妃所聘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如馮娘李娘之類唐宮中號楊貴妃曰娘子儀體如后則娘子貴稱也

方言周晉秦隴凡尊老謂之公或謂之翁考古人公字多作通稱韓詩外傳晏子謂景公曰人有市美酒者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主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

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項羽本紀高祖使張良
留謝項王曰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獻亞父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高祖謂四皓曰煩公幸卒
護太子又謂叔孫通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韓信謂南昌
亭長曰公小人也韓安國為獄吏田甲曰公等可與治
乎文帝謂宋昌為公後漢書鄭元傳孔融深敬元告高
項羽謂亭長為公密縣特立一鄉曰昔太史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
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
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
也今鄭君鄉宜稱鄭公鄉南史何偃遙呼延之曰顏公

延之怪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柳宗元相國房公銘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入為王卿

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曰公學其道而師之稱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蓋公

有不同故稱有各異也若鼂錯父嘗三呼錯為公史脩書之以重錯之罪野客叢書謂此史家之言非當時稱謂亦不盡然宋王黼切

忌蔡京取旨遣童貫及其子收往取表勒去相位京事出不意呼為二公左右聞京并呼子為公莫不竊笑之

以父稱子曰公此位見也

晉處士孟少孤名隱之弟也見袁宏銘顏之推謂以少孤為名誤也

史記越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說者謂越不通中國會盟故司馬不詳譜系按逸周書載周成王時於越獻丹竹書亦載成王二十四年於越來賓而穆王三十七年伐越至于紆則其通上國也當不自允常始當時自失傳耳又按越絕書禹庶子夫餘封于越而輿地考又言餘姚舜後支庶封于

越以舜姓姚故名上虞之得名亦以此是則於越之為
於越皆聖人之裔也不書來朝而書來賓正以此故生
為越人何可不究其本也。宋書州郡志會稽太守秦
立治吳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會稽移治山
陰續漢志曰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吳郡乃移山陰吳
書朱桓傳孫權時遷盭寇校尉援兵二千人使部伍吳
會二郡是也朱子曰越都會稽後并吳移都平江亦名
會稽秦後于平江立會稽郡按此則漢時朱買臣為會
稽太守正在平江漢書吳人藝文類聚引漢書作會稽
人朱買臣以吳人為會稽太守所謂
富貴歸故鄉也傳曰吳界見故今蘇州尚有朱翁子
妻妻夫余道注中其句太守舍

讀書處然今學者不知紹興為古會稽郡而蘇州則無復有謂之會稽者矣。朱子云浙間是南越閩廣是東越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今亦無知之者矣。文選謝靈運會吟行及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于雲間會字皆當讀去聲言吳會者正以吳郡亦嘗號會稽也宋魏了翁詩曰吳會元從二郡呼今將吳會指姑蘇亦未深考也

湯自陞征夏戰于鳴條桀奔三朥湯獲之于焦門放之南巢越二十年而始卒于亭山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卧牛山山後有桀王城據晉地理志注曰桀死于是未知

然否

堪輿家地風之說朱子亦嘗言之地中有風棺為傾側嘗見有掘地得土正圓堅如石小如鷄子大或如栲栳四旁自成洞穴光滑此風旋轉所成也夷堅續志載蘇老泉之祖白蓮道人遇蔣仙人示葬地命取燈一盞然于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無他地氣盛則風不得而撼之也

廣宏明集後周王明廣請興佛法事云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又云暹夫之婦終失貞淋之名案天祿識餘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後太公封齊馬求復

求合太公取水一公一頃地令婦取水惟得其泥太公曰
若能離更合覆水豈難收因去之又按戰國策姚賈謂
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
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說苑尊賢篇引鄒子說梁
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今俗誤為朱
翁子事矣

曹丕封劉禪為安樂縣公安樂乃漢中縣名在故上庸郡
見常璩漢中志唐人作晉書地理志誤入幽州燕國于
安國下注云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武林沈嘉轍等七人作南宋禱事詩各百首用東萬授一
先生序之曰遺事之最鉅者莫如六陵蘭亭後有天章
寺舊有冬青穴今寺僧滅其蹟為寺罪不滅楊髡姚江
黃耒史嘗作蘭亭尋冬青穴記七子以闡微發幽為已
任其東渡錢江一問之乎思深哉是言也余嘗考楊元
楊髡發宋諸攢宮事衆說互異有稱歲戊寅十二月十
二日楊璉真伽發蕭山諸陵山陰義士唐珏字玉潜貨
家具行貨得金斲文木為櫛表曰某陵某陵邀里中少
年收遺骸蒞地以藏為文而告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
樹植于所剏土陞之者倪端容羅雲溪各有之說也有

稱太學生東嘉松 心陽宗景曦號霽山

宋遺民錄作景熙名德暘字霽

山貌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以銀賄西番僧收得

高孝兩朝骨為兩函歸奠東嘉後移植冬青一株者鄭

明德之說也

詳遂昌雜錄以瞿宗吉歸田詩話作林義士塾恐有誤

有稱至元二

十二年乙酉八月天成寺僧聞欲驅楊髡獻寺發塚演

福寺僧澤贊成之先啟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倒理

宗屍於樹三日失其首或云番僧取去十一月復發徽

欽高孝光五陵徽欽高三陵遺骸無存者孝宗止頂骨

一小片俱中官陵使羅銑先後買棺收斂者周草窓之

說也

詳癸辛雜志

陶宗儀輟畊錄皆詳載之畧為致辨而卒

未能定彭瑋跋其後云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
相與楊髡等謀毀宋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發陵
衾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截理宗頂為飲
器未幾髡敗飲器亦籍于官發陵時唐林二先生陰拾
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以識至洪武元年遣工部
主事谷秉彛索飲器于西僧汝訥詔應天府尹應天府志云夏
忠瘞諸鳳臺門高座寺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浙省
進呈宋陵圖遂命改瘞南歸藏之舊陵徐沁金華游錄
注云楊璉發陵事諸書紀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
二十一年九月丙子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

所收金銀寶器修六衣寺又按宋文獻書穆陵遺骸事
及邱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
古妙高上言欲毀宋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伽與丞相桑
哥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
於甲申而成於乙酉與周草窓癸未雜識年月正同時
會稽唐玉潛永嘉林景熙平陽鄭宗仁樸翁與臯羽咸
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臯羽別玉潛作冬青引
以紀其事而景熙荅臯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
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徵乎彭山季本以臯羽引中
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歲在戊寅之說

相合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乙酉正月耳
合此數說觀之則知當時謀收骨者正自多人後人各
紀所聞遂專屬之唐及林或又以為羅耳乃其年月彭
徐皆從公謹姚靖西湖志餘亦云周宋末人言為紀寔
考元史既云二十一年九月以宋陵金寶脩天衣寺則
發陵在其前可知又云二十二年毀宋郊天臺桑哥言
言楊璉真伽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
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郊天臺皆勝地也宜復
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勅
毀郊天臺亦建寺然則乙酉之歲宋陵久變為寺豈

至八月始議發掘，故商輅續通鑑綱目據倪羅之說書宋端安二年丁丑二月元以西僧揚璉真伽總攝江南釋教三年戊寅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伽發紹興諸陵而明初浦江張學錄孟兼丁注謝翱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向曰星在尾歲在寅也見宋遺錄最為確鑿使如彭瑋寅月則當言種時不當言種年矣會稽縣志載張元忭曰星在尾戊寅年也元史歷志授時歷經黃道十二次宿度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入析木之次辰在寅是也然以為乙酉者亦非無因元史董文用於至元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倣同列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

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共
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稍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叅政
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
上意耶其人色沮稍寬其期見本傳考是時行省長官為
平章也速答兒其人蓋即桑哥真伽之黨大寺謂相國
興元等五寺即毀郊天臺所為者佛塔即白塔也然則
建塔確在乙酉公謹因誤為發陵之年其曰先啟寧宗
諸陵殆亦微聞建寺之說而莫得其詳姑連記之耳竊
計發陵之始必藉宋陵舊木寺基為辭奏允之後內府
亦利其金寶而奸盜遂大暢所欲故元史數真伽之罪

云重賂桑哥擅廢於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
塚墓凡一百一所見世祖紀及釋老志可知未築塔以前無日不
以發邱摸金為事掘墳既盡然後遮及郊毀天建佛塔焉
裛骨之說史不之及即有之一百一所不勝其多奚待
遠取紹興乎林有感白塔雷震詩云羊兒年犬兒月霹
靂一聲天地裂當是築後十年乙未彭瑋以為癸未則
塔尚未有胡粹中元史續編以發陵繫二十一年九月
建塔繫二十二年九月亦非也楊髡之敗與桑哥同在
二十八年貝廷琚穆陵行序至元中璉斷理宗首為飲
器璉敗飲器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徐國

公求之得于僧汝訥所命葬金陵聚寶山元世祖二十

八年辛卯至洪武二年應八十年不當有九十自乙酉

起則當為八十六年

會稽縣志載紹興知府張士敏理

僧汝訥詔瘞諸高座寺西明年命藏諸舊穴距穆陵之發八十有六年此用乙酉之說也碑尚存有亭此

後人約畧之詞益不足據矣章祖程云投理宗骸骨于

湖林景熙購漁者往取之葬越山後厓山志又云元人

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骸骨以葬夫理宗

頂骨已為僧所截安得復有投水及網取之事其傳之

不寔尤明唐林共事堯山堂外紀王阮亭池北偶談皆

嘗言之但林所說及止有二故其詩有雙匣親傳竺國

經之句

二章程六八盛
函託言佛經

鄭元祐之言不謬雲溪誤竄入

唐傳也歸葬永嘉昔人辨之甚詳今觀任士林贈唐王

潛詩云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

見松而景
卿集

熙酬謝臯羽詩亦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更為確

證也他如杜青碧

原名本字
原父

谷音趙秉善忠義集並載括

蒼鮑

字以行忠
義集作軌

重到錢唐詩曰無賴山光疊疊青玉

魚金盃早飄零因思禹穴真竒事千古衣冠託杳冥又

聶琚詩題云北兵發會稽七陵取其寶貢上以遺骸建

塔于陵側詩云玉魚金椀無從問塔影山陰夕照多皆

明言在會稽而據聶詩則當時山陰自有塔也楊鐵崖

集冬青塚扁老羝夜射錢唐潮天目兩乳王氣消禿奴
尚壓龍虎怪浮圖千尺高苔堯文山老客智且勇夜舟
拔山山不動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青今已拱所謂
文山老客蓋指臯羽又張憲玉笥集有玉帶生歌序曰
生與謝先生翔友善文山丞相訃聞與翔哭于西山之
下復憫宋諸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玉帶
生本文山硯名臯羽嘗携之故序云爾則臯羽亦嘗與
其事蹄髮集有山陰道中呈鄭樸翁詩云楊柳遠天色
野風來水涯異鄉同夢客今雨故人冢越樹夜啼鳥禹
凌冬青花悠悠江心意為爾鬢先華則謝鄭同事又可

知矣王監薄名矣。字才翁或云字子才號脩竹會稽
人少保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家饒於
貲宋亡後延致四方名士林霽山嘗序其詩徐沁云協
謀掩骨是也霽山集更有送松存弟序云白首愴道武
林舊事是松存亦在其中矣嗟乎澤骨懷恩掩骼著令
古人於無主之骨尚然況帝王陵寢乎四水潛夫武林
舊事載伯顏下臨安日禁人不得侵壞陵寢元史趙與
熏為翰林侍講疏稱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即
壘暴露皆六臣擅易明詔為之則知此事固不盡由朝
議特以崇本釋教之甚諸髡遂敢于矯詔耳使其時不

有義士遺骸又安可問耶觀唐菊山黃衣兆夢見報僧

澤蹴屍墮股見癸辛報應誠昭不爽所恨興元白塔

既已早廢白塔即鎮南塔俗稱一瓶塔在興元寺元未

明正統間孝理兩陵址又為豪民所奪明史軒輒字惟

五年擢浙江按察使會稽趙伯恭宋苗裔也奏孝宗理

宗及福王陵墓供為豪民侵奪御史王琳謂福王降于

元北去山陰安得墓伯恭不平復訴帝命輒及巡按御

史歐陽澄覆按輒言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恭言非誣詔

成豪民于邊停琳等俸何喬遠典謨紀事在正統十二

年六月伯恭奏孝宗理宗墳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

諸暨福王墳在山陰者豪民田宅幸而清釐至冬青之

穴昔人曾以此當杜宇之拜而今復為奸髡所掩此萬

先生所以款款言之而以為遺事之最鉅者也今去萬

先生作序時復老一年又未得見黃耒史記未知為僧
所滅者亦曾有上之當事一為清理與否而古懷耿耿
不能自己姑摭拾所聞脩著于篇以補諸君子南宋雜
事詩所未逮抑更有厚望焉者廣嘗讀文獻通考見祀
先代帝王陵墓門詳載宋太祖以下諸帝詔自太昊迄
後唐末帝或給守陵戶或禁樵采內如漢之景武唐之
元肅及魏文帝等皆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其州縣脩葺
祠廟尤無歲不有南宋高孝二朝皆中興令辟故浙江
通志載 國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 上諭飭令該

地方官欽遵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仰見

聖朝恩澤迥及幽遐誠使當道大人守土名賢慨然以

脩舉廢墜為念搜訪遺蹟取天章故宇頓復舊觀中設

諸陵之主以時致享更以唐林謝鄭王羅諸有功於陵

者列之配殿西湖志餘余則亮元末人何緣豈非一甚

盛事乎此雖書生迂踈之見然天下事有待而成能無

跛予望之粵東語曰宋端宗崩于洲時曾淵子克山

梓宮出奠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今新會壽星塘山

右會稽六陵考

附錄黃耒史至蘭亭尋冬青樹記

康熙丁丑三月廿六日同兒千子甥朱大成至越城

再越日適當山口之巖買舟出自南門泊婁公步行
五里許至蘭亭時蘭亭奉 旨構造初落成朱碧輝
煌游觀稠雜家乃拜瞻 御書禊帖穹碑謁王右軍
像因嘆永和九年右軍與朋輩修禊于此一時翰墨
之寄懷歷久而彌光也唐太宗愛蘭亭帖使褚河南
輩仿臨之世遂傳真蹟在辨才所與魏徵謀遣御史
蕭翼行給以武德四年歸於秦王府考是年太宗破
王世充竄建德開天冊府之時也徵尚為建成謀主
何緣與謀且時為秦王安能敕遣御史哉此好事之
言不中理者今 天子至自慕其文創新其地蓋較

太宗而過之遠甚矣。歷右數百武至天章寺尋古冬青所按此冬青一樹自來傳說絕不一詞。季彭山嘗作辨疑而猶未盡。至我先夫子所注謝臯羽冬青引而始得其真。楊髡癸宋諸陵之歲羅雲溪張孟兼以為至元十五年戊寅貝清江穆陵行以為二十一年甲申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為乙酉宋潛溪書穆陵遺骸同于公謹。然考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楊璉真伽癸宋陵冢所收金玉寶器修天衣寺則周宋之說非也。陶九成輟耕錄元下江南在丙子至乙酉。將十載法制已明矣。得有癸陵事亦嘗疑之而無

寔據先夫子注六君穆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次羅
張之戊寅是也况臯羽之作此詩在丙戌若是乙酉
相去不一載其事方新不如此作追憶之詞矣所葬
之骨雲溪云楊髡發宋諸陵攫取珠襦玉匣焚其鬣
棄骨草莽間唐玉潜珏與諸年少取四郊暴骨潜竄
易之斲文本為匱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其後髡襄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鎮南塔于錢唐
舊大內殊不知真骨之猶存也孟兼云珏收貯道骨
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是斯樹根九泉所護
之龍龍髡諸陵之骨也公謹云妖髡先發寧理度楊

后后寧宗二陵理宗首為西僧盜去繼後蔡徽欽高孝光

五陵孟

后晉宗

韋后徽宗

吳后高宗

謝后孝宗

四后陵徽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惟朽木段欽惟木燈檠而已高陵
骨髮盡化孝陵亦化止餘頂骨一小片是徽欽高孝
無骨也章祖程云楊總統發宋諸陵取其骨築塔于
杭餘骨棄草莽中林霽山德暘與鄭璞翁數入草囊
拾收之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購漁者網得之是
收骨之舉在築塔後而所收乃棄餘之骨非全骸也
夫祖程之說江陵毛秀已辨其謬矣况穆陵遺髑洪
武間還自西僧盜去之說更無可疑公謹之朽木

燈檠事固有之。以刑后高宗后同為欽宗誤矣。
宗梓宮還

欽宗遺殖寔未嘗南還也。至于高孝之蛻化無餘蓋

已先為霽山所得。鄭元祐謂霽山背竹籬手持竹夾

賄西番僧得高孝兩朝骨非此證歟。况夢中詩雙匣

親傳竺國經。林又已自明言之矣。植樹之人羅張傳

與通鑑注獨歸玉潛謂珏葬骨後于宋常朝殿掘冬

青樹植于所函土堆上。元祐輩則專屬之霽山趙子

常混言越中有義士又不知脩竹為何人先夫。子曰

宋陵收骨之事王脩竹英孫。字才翁會稽人所為而

玉潛霽山為之先後蓋脩竹富而好客。唐林皆在祖其

門孟謙所謂享諸年少造六石函皆脩竹事元祐所
謂背竹蕙為丐者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
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寔之玉潛知霽山者以
其事寔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之異同耳若原其
本末則脩竹在玉潛霽山之上其時同事者不止二
人霽山集中有鄭樸翁而楊鐵崖云翔有陰移冥轉
之功則臯羽亦在其中也若夫所植之地元祐謂霽
山以高孝骨歸塋東嘉後人已群駁之彭山謂自會
稽歸塋于溫其事甚難况能移常朝殿冬青乎夫冬
青即不必常朝之樹而林自詩水到蘭亭轉嗚咽已

明云葬蘭亭矣。六初錄其詩不明其義也。獨是冬青既在蘭亭，孟兼以為蘭亭山後通鑑注因之。晞髮以為山南陞郡志以為在天章寺前有冬青穴六陵各為穴上植冬青樹六根。夫六根之說前人未聞要之亭寺俱屬山南寺又在亭之後則此石根雲氣總不出天章之左近也。家尋覓無蹤問之寺僧瑞華漫言答云五六百年之事復何詢耶。余問東至玉清道院問之羽流云昔固有冬青穴而今已為天章寺僧淹沒矣。嗟乎宋陵之禍起于天長寺福僧聞演法寺剎僧澤恭寧寺僧宗愷宗勉成于僧嗣古妙高楊

璉真伽首奸髡之所為也。願諸奸髡當時即罹王法，後世設之切齒何物。瑞華而乃擅滅六帝之陵，群然恬不為怛。耶試思六帝之在當時，一言一動載筆書之以為史臣下奉之，以為制。即今所傳六帝之宋史、群籍、學士大夫有可不觀焉者乎？則此一坏之遺殖，所關不小，而乃竟使靈禽不飛，白衣之人無樹起拜。耶且草莽不孝，嘗謂有明孝陵以及天壽諸陵矣。孝長二陵當今，天子至自行三拜九叩之禮，各陵俱為置陵戶祀田。惟定陵缺置祿恩殿亦為盜木者所燬即此攢宮故陵處未嘗不有春秋之典，特未有六陵真骸之所上。

達 九重身然可春山觀此蘭亭之崇麗一文士
之風流逸韻煩 至尊親表揚之况六朝之帝王
乎敬告當事大人或 上聞或自清理封植願咸
加意毋使杜宇聲中徒聞寒士之嘆也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萬斯同

或問殯宮改葬之事或歸之玉潜或歸之霽山將何
從答曰余考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竹家二十載
其與玉潜訓答詩甚多而玉潜亦修竹之客則必諸
人協謀為之非一人事也再考紹興府志孝宗永阜
陵在高宗永思陵西則二陵必相近光宗永崇陵但

言葬曾猶而不言其處則去二陵必稍遠至寧宗永
茂陵特迤天章寺為之則必高孝二陵旁無地可葬
故至于興寺其去二陵必更遠若理宗之永穆度宗
之永紹又遠于永茂可知矣外更有徽宗之永祐及
孟邢郭夏李韓六后陵孟氏哲宗后邢氏高宗后郭氏夏氏並孝宗后李氏光宗后韓氏俱不遷附其地之遼廓可知寧若卿大夫之
塚墓可以尋丈計哉當諸陵之遍發也欲盡收其遺
骸瘞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二人必分道任之故
霽山但拾高孝二陵而玉潜則盡拾諸陵不然諸帝
皆吾故君也霽山何不忍於高孝而忍于諸帝乎今

觀玉潜詩有迥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句
霽山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句皆咏
冬青而霽山之冬青行正次玉潜之韻則兩人之協
謀益無可疑乃李彭山之辨崱歸其事於玉潜而撰
溫州府志者謂霽山與鄭樸翁為之史稱玉潜者誤
要皆私其鄉人之詞非公論也况埋骨之事原不載
於史乎群書疑釋下同。廣業案溫州府志林鄭二
人俱列忠節鄭傳末曰拾骸事史載唐珏者
誤

書林唐一義士詩後

發陵之古石確在戊寅羅雲溪所載是也乃玉潜詩謂

犬之年羊之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羊之年馬
之月則是癸未五月孔希普述霽山詩又謂丙之年
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元人之在入臨安在德
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年元軍猶
未渡江也玉潜之詩為失實癸未乃世祖至元二十
年距崖山之覆已閱五年與雲溪所載不合霽山之
詩亦失實丙子正元人入臨安之歲為至元十三年
二月始遣楊髡為總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事則孔
氏之言亦失實今以謝皋羽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
在尾考之其為歲寅其疑則至元十五年也二公身

為之事而所志其實者或時有所忌故紊其詞使人疑其偽爾閱者但取其事而不拘歲月即詞有同異何傷哉

廣業按孔希普于洪武四年二月跋張孟兼所注冬青樹引述霽山詩丙亥年云云

文見會稽志

書癸辛雜志後

殞宮掩骸之事人皆歸之林唐二義士矣乃周公謹癸辛雜志獨歸之羅陵使銑此又何說今林唐二公已廟祀于秋爭光日月而陵使獨無一人言及者豈以其奄八而輕之乎夫奄人而不忘故主始則與之力爭拯危幾死繼則為之掩埋哀號欲絕此其忠誠

尤足矜向而諸公何以遺之夫玉潜之事首為之傳者羅雲溪也霧山之事首為之傳者鄭明德也玉潜之傳不及霧山一語霧山之傳亦不及玉潜一語若偏信其一則二公不獲並傳矣今羅鄭二人之所志人莫不信之公謹之所志何獨不可信乎况雲溪江右人明德嚴陵人其地去會稽猶遠公謹錢唐人去會稽止百里其所見聞較羅鄭必更確而志中所載多至千餘言其述發陵之先後壙中之寶器村民拾遺之禍福一一如見豈盡不可信而竟無一人稱道之溫州志霧山傳言理宗顛有為北兵投湖中以錢購漁者幸一

網而獲諸家多與之獨公謹志謂倒懸理宗屍三日
竟失其首或言田田俗以帝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
致富故盜去觀後明太祖返理宗顱骨事則公謹志
為實而霽山傳不實矣然遺骸既為二公掩埋何以
又有羅陵使事意陵使為妖僧所逐匿跡他方既返
而二公掩埋已訖陵使不知其所收斂者特二公所
易之偽骨乎其真偽未可知只此精誠可以下見諸
帝無慚矣正史即不載野史安得盡沒之哉考公謹
志謂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孝宗陵亦蛻化盡
止存頂骨小片據此則霽山既埋之後陵使始為收

殮蓋無可疑矣不然豈有骨髮盡化之理而霽山所
埋者何也乎獨言發陵在二十二年此為失實然貝
清江穆陵行宋潛溪書六陵遺事亦皆失寔則此何
足為病乎

廣業案萬季野所論六陵遠近嘗見魏了翁鶴山
集有八月二日被命上會稽詩云先從攢殿拜昭
慈尚想從容鎮事機九十三年神馭遠架椀猶是
舊裳衣又云次從祐阜至思崇攢影俱分上下宮
聞似八陵舊山水地垂西北聳南東注云先昭慈
次永祐上下宮次永阜上宮次永思上下宮次永

阜下宮終永崇祠之日以道便祭之日仍以尊卑
為次攢宮號上宮影象號下宮據此則祐阜思崇
四帝陵之道里遠近灼然可識而永崇所葬亦足
考見矣注又有云攢宮上設御榻茵褥枕衾帳如
平生榻前有梳架設衣裳四帝則帶匣幘帽絡鞋
道服衫袴乃常御之服六后大衣帔衫襖襠袴常
服等衣制狹小昭慈尤甚帝黃羅帳黃襪昭慈以
嘗垂簾聽政亦以黃餘五后皆以乾紅昭慈大衣
以紅香羅憲聖成肅諸后以黃未詳昭慈者韋后
也蓋天髻所發帝陵凡七后陵亦不止于六魏了

翁平于度宗之初其時已有六后矣此詩畧見當時陵寢之制視紹興志為詳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全祖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季彭山以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為尚應有鄭朴翁謝臯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以為尚應有癸辛雜識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謂非一體也况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釵臯羽明有古釵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

固前人所未及之終位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
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為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
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留守司知
事即賦皇宋第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
人在政和中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
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于六陵事定
無豫且祖程引厓山志為據是書予家有之並無此
語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夫及
陵使愚尚以為闕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
之語可忘見也今其幸傳于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

址既不復在攢宮愚以為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
之跡亦入湮沒寺僧甚陋幾莫知鳳巢龍穴之所在
故宜立六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
不當在城內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于天章而大
吏格之在昔黃耒史固嘗有此言然大吏亦未為非
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
定例况穆陵遺顧明祖還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
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
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
亭亦在天章然而亦蘭亭非今蘭亭相去幾二里則

今之天章亦非定也。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為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于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于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青于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于浮屠之剗其踪跡。甬上萬西郵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

矣。

結埼亭集下同

冬青義上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終王脩竹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史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臯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

自楊廉大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見其妄夫
欲審臯羽之同功與否當在發陵之年羅雲溪作唐
雷門傳以為戊寅周公謹志以為乙酉宋景濂從公
謹乃其于元史又先一年以為甲申則已自相矛盾
故續綱目從雲溪若以臯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
在尾則雲溪之言是也近人卻廷采疑戊寅乃少帝
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為乙酉而冬青
引不可解則姑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
况厓山彈丸豈為敵之所思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
也發陵既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臯羽甫從前

一年辭而東歸西望慟哭訖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臯羽蓋尚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于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据韶父所言則臯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即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為追溯之亦可知至是時霽山已題東嘉故臯羽頻有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楊廉夫言

妄也。況臯羽以其子粗達世務，始棄家出游，終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游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為所惑，野公為臯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然則臯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又不然。臯羽之大節，宋末為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為不可，但不當以為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者。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封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誌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
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為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勵
見于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
其於書院之後謂以全氏廬為之則其說非無徵者
矣天章自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
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
固遺民其於脩竹為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于
吾家聞嘗謂脩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三泉
翁則山南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
聞其事而歌咏以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

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是必
萃群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
且傳聞不合況其餘子弟非敢謂先世強附此事但
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為六義士當崇祀
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何也吾家固宋室之世戚也三
王四公重圭疊組先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
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為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
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墓道之所在也其因墓而
以寺為香火之院固宋室之所賚予也一坏之土其
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

翁之共任此事不亦奇也特其地之所屬則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若復先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秘閣晚年遷居杭之城東所謂孤山社遯初子者也世亦稱為城東處士其詩見臯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沉群言迭出五百年来旁摻審核而後畧具首尾悲夫

余於丁亥歲作宋六陵攷以未見黃記為恨壬辰冬偶于族叔祖艮菴老人齋頭亂帙中得黃竹_山宸家耳逆草一冊冬青記在焉不勝狂喜假歸卒讀叙事簡核摭古情深有關文獻不淺重檢舊製支

離蕪匝欲焚稿者數矣顧念搜討之勞頗費時日

又竊喜扣槃之見間有與先哲隱合者遂未忍割

棄又系東萬季野先生有六陵遺事一書訪求未

得聞友人盧匏廬

文韶

處有之鹿鹿未及借觀丁酉

秋客武林於崔秋谷

櫛

表弟齋見群書辨釋有涉

六陵事者三篇因并錄焉季野乃授一諸父也耳

逆草又有紀夢篇言庚辰十月二十六日文宗姜

公見余所作蘭亭冬青樹記屬郡侯宋公詳問宋

六陵事是夜子夢至蘭亭云云後以禪語作結其

宋公詳問始末竟不復及疑其事中止也未史名

百家原名百學士學生姚江梨洲先生次子記中
先夫子即梨洲先生也丁酉冬日識

甲辰春官報罷入校書局中寓內城煤炸衙衙與
即墨張孝廉肖蕪鶴隣近往還見齋頭鮫埼亭集
抄本云是家太史林汲年所藏余即從太史借觀
得祠祭書三篇乃知諸義士已有祠祭之舉寔愜
素心至于辨天章之非舊謝臯羽之非事同尤鑿鑿
有據則又鄙陋聞所未聞者因亟錄于此今而後
欲知六陵事者余所紀庶得其大畧矣甲辰八月
上泚識

陳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沉靜端慤以聖賢自期許成化

間任廣東^左政使時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_{遺作恭}貪

縱不法選輒奏抑之會番禺縣民王凱結交韋眷出海

通番知縣高瑤搜沒番貨鉅萬選遂據寔奏聞事下都

察院巡撫都御史宋旻畏眷未敢詰問眷因誣選黨比

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

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因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

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

衣衛千戶張福建之士民遮留者數萬人至南昌病卒

石亭寺年五十八張整若通紀述故選所黜吏也切鞠

獄時行同愛賄令誣選不從致被拷掠聚曰死即死耳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至是上言曰臣聞周公
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
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親明參母之不親
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
日月思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
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
處群邪之悶歎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
高瑤按法治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職也
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致眷橫行胸臆

穢饑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
無體驗臣忝小吏以誑誤觸法為選罷黜寔臣自取非
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今按
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
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于理彌日拷掠身
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
其詞劾選勘災不寔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
毀共姜為夏姬詬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
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灾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
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

垂絕其何能待所以通計上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
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
以快其怨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
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
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啣屈
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
事罷眷鎮守夫選之賢能使受黜者為之號救其忠廉
可知矣裝以末吏慷慨上疏情詞激昂誦之足發人忠

義豈非志節之士耶故從黃光昇昭代典則備錄之士
賢天順庚辰進士卒謚恭愍著冠義一卷孝經注一卷
見朱彝尊經義考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程伊川集中作券臺不知所以南
軒欲改之後見唐人文字中某朝詔改明堂為券臺見
陳明卿潛確類書按清異錄葬家聽術士說用朱書鐵
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
不知爭地者誰耶菴墓前甃石若輒表之面方長高不
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士筵

三代獄名夏曰念臺殷曰動止周曰稽留見張華博物志
又江淹獄中上書建平王曰抱痛闌門含憤獄戶見陳
書

鼠璞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
毀小板今又盛行第供挾書非備巾箱之用也

明宏治初進士李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宏璧同年安
欲引為已附使宏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
作詩末云恚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啣之
適詔開言路文祥遂上疏極論時政忤旨除陝西咸寧
縣丞

東坡於潛女詩應將白練作新衣不許紅膏汚天質白練
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曰應天尾下尾當用細白練為
衣冷齋夜話作尼童詩

李易安賀人孿生子啟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稽
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寔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
襦注任文二子孿生德鄉生于午道鄉生于未張伯稽
仲稽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
繫于臂一繫于足按雙產者曰孿生

漢書王章字仲卿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涕泣注牛衣
龍具也編亂麻為之蒼覆牛背以蔽雨者如牧童所披

蓑衣之類晉書劉寔東門先生少貧賣牛衣自給然好學手
約繩口誦書魏鍾艾傳段灼䟽理艾曰值歲凶旱艾為
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烏衣不知何狀疑
亦牛衣之類南齊書張融傳融父暢感司馬竺超民之
德囑融必報其子孫後超民子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
往弔之悉脫衣以為贈披牛被而反常以凡事微則牛
衣亦可稱牛被

唐裴琰言人妻有三可畏其曰鳩盤荼者魔女名也九子
母者鬼名也一產千鬼朝產暮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劉峻嘗曰吾與馮衍有三同敬通有忌妻至于親操井

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軼軻云云夫妬婦擅室其狠戾
陰摯之性寔有甚于鬼母者張績賦曰逆其妬鱗犯其
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閨幃如此能不破家僅僅禁
畜婢妾猶淺之乎言妬也

李義山錦瑟詩或云悼亡或云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
要為托物懷人之作最無謂者蘇氏適怨清和之論耳

釋氏以色聲香味觸為五欲不可犯楞嚴經曰色如藝金

丸執之則燒聲如塗毒鼓聞之則死香如慙音龍氣嗅

之則病味如沸蜜湯吞之則爛又如塗蜜刀舐之則傷

觸如卧師子近之則驚比喻可謂精確

循規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
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
苑時未也

致虛閣雜俎云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曰
元州群管娶竺米題臨卧時誦七遍吉見伊世珍瑯嬛
記又段成式曰主夜神咒可辟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帝
見續博物志

裴聳能制鬼入號曰漸耳又司刀鬼名聳一名滄耳今人
元旦書漸耳于門上辟邪疫以此故也

戴封以伯父喪去官張融請假奔叔父喪漢荀淋卒尚書

李膺自表師喪延篤以師喪去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晉陳重為細陽令以姊喪去官而晉謝安期功之喪乃
不廢絲竹。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期年不盥櫛詔斷
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是丁生母憂
也

左傳定九年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
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
子余何故舍鐘通鑑景帝時鼂錯奏楚王戊往年為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削東海郡應劭風俗通辨
元服非伯楚服中所生子後漢樂安郡民趙宣葬親不

閉埏隧居其中行服十二年陳蕃為守與相見宣五子
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
誣汙鬼神遂致其罪晉書魏惠帝賈后詐有身內稟物
為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
劉宋文帝身為民上諒闇中所生幼秘之若晉時重服
追婢者有阮咸居喪使婢丸藥者有陳壽皆屬名教罪
人也至前漢江都王建夜迎易王美人淖姬與奸服舍
中隋煬帝蒸陳夫人而後發喪此又豺狼之性而兼麋
鹿之行者也

設錄丁晉公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

賢來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携一麻袍角帶于客
位內更易方入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
不可也

禹葬山陰臨江之邱名曰富陵見吳會野記今在會稽最

高峯人跡罕至

將軍之心滔滔如春靡靡同曠如夏湫漻如秋慘惻如冬見

淮南子

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見莊子大聲古
樂折揚皇琴里巷曲名。水調曲最多歌頭首章白紵
歌即子夜歌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歌

隸書秦程邈所作凡三千字蓋以篆字難成用此施于胥
隸務趨便捷庾肩吾書品曰隸書今時正書也張懷瓘
六體大論亦曰隸書字皆真正又曰真書北齊書趙彥
深善草隸與與書字必楷正自云以草書施于人似相
輕易與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然則唐以
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乃獨以八分當之誤矣
然隸書體制凡數變程邈所作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
邕石經諸書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
之古隸大率秦漢隸與篆為近故多圓後漢漸扁已變
而近八分唐時則方矣八分係王次仲作蔡文姬以為

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吾衍則
云存隸八分就篆二分至楷書與真書又有別楷書如
晉鍾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是也真書逐字
結束不暇筆筆合法唐人所謂經生字也墨莊漫錄載
章子厚自負能書予抄其雜書九事其一云東漢魏晉
皆以八分題宮榜蔡邕作飛白是八分字耳故古云飛
白是八分輕者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
又云散隸終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惟小小
銘刻之陰或刻隸字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
分之妙者近世荒唐士人妄謂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

正書耳世俗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

陶宗儀輟耕錄臨書謂置之在旁觀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唐太宗所以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是也臨書易失位置而多得古意摹書易得位置而多失筆意按六朝人專事臨摹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影書者即今之響榻雙鉤者謂以游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其字多無精采響榻者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今刻碑者必先用雙鉤其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

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瘠之本體然猶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肥矣字之精神全在鋒銛圭角多為雙鉤所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樂器中拍板獨無譜唐黃翻綽造譜但于紙上畫兩耳曰但有耳即無失節奏也海錄碎事云長濶如手重十餘枚以掌運之擊以代拊牛僧孺對韓昌黎云樂句是也胡三省通鑑注拍板古樂無之元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膏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而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

左思嬌女詩衣被皆重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
耳今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
用此

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
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

國初有所謂三教堂者齊魯間郡縣皆有之不知何人作
俑雕塑形像佛居中道居左孔子反居其右康熙間燬
吾鄉章太史藻功有上行聖公請毀三教堂書有曰五
十之言雖著何如半部魯論七十而矩不踰莫問九天
靈寶又元京可作大誅邪而小叩原二氏並興左園陳

而右逐魯又簪纓式燕輿阜偕來筆硯論文屠沽雜處
皆侃鑿之論也孔繼汾關里文獻考載明英宗正統三
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道宮時有繪佛老夫子三像名
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䟽言之勅禮部通行禁
草 國朝乾隆九年河南學政林枝春奏河南州縣有
三教堂宜加禁止即其地改為義學北省如此者所在
多有又道流謬稱天尊請一體嚴禁得 旨允行考北
史王賈傳梁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賈辨其優劣
賈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跡似有淺深致理如無等
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稱善藝文類聚有梁武帝會三

教詩云少時學周禮弱冠窮六經中後觀道書有名與
無名又曰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通鑑陳宣帝紀後
周武帝集群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
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大唐新語高祖梓國學命徐
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
劉德明與之辨論三人皆屈此歷來三教並行之說也
其同堂不知所昉嘗讀遼史太祖神冊三年五月詔建
孔子廟佛寺道觀三教並舉民庶遂因而合祀之歟
齊書舊為屐者齒皆達橈上名曰露卯橈音駢
楊太真粧束每件呼其名人謂之神粧采蘭雜志云膏神

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
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又致虛閣雜俎筆神曰佩阿又
曰昌化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鄉可作妙
對

明世命婦帶翠雲冠洪武十八年乙丑頒其制于天下霞
帔始宋時婦人命婦直帔即今掛肩濫觴于秦之披帛
踵事于晉之帔子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
五經要義古者后妃群妾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鑲進之
娠則以金鑲退之進著右手退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

今之戒指也

玉真公主逍遙灸素食也

日知錄太祖寔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

小注元制有四書疑本經

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元時之法

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

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至十七年命

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

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

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按江西魏禧洪武四年會

試錄記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為第一場論詔

表各一為第二場策一為第三場是較鄉試加詔表各
一而無騎射等五事其後并鄉試亦廢之崇禎末會試
後有騎射說者謂銳意武備而然其實祖制倘所謂以
此始以此終者歟又按續綱目載元仁宗延祐二年三
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仁和李白山名庚星跋毛初晴試帖選後云仁宗
始有四書經取士之法限三年八月鄉試二月會試皆
三場首場四書二經一二場詔誥表内科一道三場時
務策一道其四書用朱子章句集注而斷以己意限三
百字云云然則明初開科皆仍元制其後乃踵增耳

元明
史

日知錄言古無一日分十二時者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
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不及時又據五雜俎云李虛中
以人生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
用時宋以後乃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似古人之生初
無繫于時者按李虛中推命見于韓昌黎所作墓誌誠
不用時宋人朱翌猗覺寮雜記亦云虛中命術不用生
時今閱命者乃并與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
李術不傳久矣今考左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
位此以時計史記歷書云鷄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

丑張守節正義云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鷄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生至明朝寅一日一夜為幽明則十二辰即十二時也隋禮儀志梁時詔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又分時之証也西京雜記載漢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者為兄後生者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或作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並以先生為兄則是高時已有十二時之說矣北齊

書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又
其明證且呂才亦嘗言漢武帝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
生但今行狀碑誌止載生卒年月日而不及時則謂之
畧而不書可耳至年月推命亦不自唐始魏曹髦集自
叙始生禎祥曰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
直成子生又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
也魏志管輅言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
可得諱皆不壽之驗則三國時已有是說東坡志林言
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宮以此推之為
邠時生故傳藻紀年錄云十二月十九日邠時公生在

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清波雜志云蔡條鐵圍山叢說
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生慶曆中至大觀改
元復丁亥東都順天門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偶以正月
五日亥時生一子八字與京合其家大喜及長恣其所
欲年十八春末携妓游金明池大醉溺死而却掃編亦
載僧化成以命術聞于京師嘗為京推論八字又孟珙
開閩荆襄時遇漢江漁者竒其狀貌問其年庚年月日
時皆與珙同則分時初不自宋以後特命術用時起宋
耳

長安客話云劉沔高麗金壽等四人入太學四年壽登進

士歸國其後各國及土司皆遣子入監監前別造房百間名曰王子書房今尚有交趾房則交趾人所居也按洪武四^年會試中式進士共百二十人濤名在九十七南京國子監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食鍋徑可八九尺寬深若巨鍾焉噫太祖無外之模無方之意何其深且遠也而其後乃于直省中分為南卷北卷中卷等名色殊失其旨矣

黃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勢矣按此言奠雁之禮所由始也然士與大夫相去猶不甚懸絕故可攝其禮今士庶

家成昏惟力是視有能營辦者則踞坐八轎稅借命服
儀從儼同公侯此何禮也

漢高祖封許負為鳴鳩侯此婦人封爵之始高祖又封其
邛嫂為陰安侯呂頰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酈侯如
淳曰陰安侯乃項王后劉仲妻也然漢封功臣盟誓之
書曰非軍功不侯此數婦人者得謂之軍功乎此則先
軫之所欲唾者也

史遷作項羽本紀始稱高祖為沛公以二世尚在也後稱
漢王亦不稱高祖紀寔也古人謹厚質朴如此朱子作
綱目然周未亡已書戎太祖為人臣子不得不然例之

變也若唐人撰晉書於司馬懿臣魏之日已稱為帝則
大謬矣

莊子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同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盖槐為東方之木老而生火自然之理然
天火不發則木火不應今震雷往往擊木殺樹不獨槐
為然世俗不知以為有妖怪伏竄其間其寔非也近村
中有厝棺于地者一日雷發其盖而屍與棺俱無損亦
只是木生火之理特剖棺露屍罪之大者造物于此當
別有說耳

古人極重卜筮龜為卜筮為筮卜非天子諸侯不敢擅用

筮則自天子至庶人皆用之周禮卜人掌九筮之法連
山歸藏周易並用至春秋時有專精周易者如左傳周
史以周易見陳侯是也但繇詞與文周所繫不同若晉
獻公筮嫁伯姬及文公使卜偃筮納王其所稱引皆易
文而史蘓云云又就易文引伸之焦延壽易林一書此
其鼻祖也自漢以來頗有用易林筮者藝文類聚載東
觀漢記云沛獻王輔善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
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以問輔輔
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時
自乎至文以義為與居又宋宣和末慶福崔相公任州

日占得大過卦云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
遇灾之遯卦辭曰坐席未溫憂來扣門踰墻北走兵來
我後脫于虎口其時清晏無事占後十日州亂崖踰墻
出家族不損無事歸京紹興末完顏亮入寇時有筮得
解之大壯其辭曰驕胡火形造惡作凶無所能成遂自
滅身未幾亮遁走死其應驗如響多類此然朱子筮著
只用易文語錄所載可考而知也今則用筮者絕少市
肆及趁墟有自命卜師者輒自標識曰卜易叩其所能
則擲錢而已端著尚不可言卜况于擲錢其所謂易又
僅取六十四卦名所論斷絕乖古法尤可怪者案上設

一木主大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位此四聖人者豈
為賣卜者福耶瀆聖褻神為罪滋大擲錢盼自京房萬
不得已設一京房之主可耳家語商瞿年三十八無子
夫子筮之告瞿母曰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其卦遇大
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丙行水為應世生
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
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知五子一
子短命也則世應之說由來久矣

西京雜記西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安徒東坡新豐劉白巽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

好醜不逮延壽下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則是寫生妙手漢人已極擅場矣諸人于元帝時多受後宮賄賂及毀昭君容故同日棄市

魯應龍括異志云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于鳳池坊此地遂為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案此宋秀州貢士之院也舉子各有人護送與今不侔又云吳躍龍者余友吳仲禮達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寔為亞榜賦魁寔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

層忽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象叱曰此雁塔也汝何人
輒登此逐之下遂驚而悟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
見其說又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
巨盤撲賣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
人曰幾乎混沌及榜發乃為小薦第一按此則宋時已
有副榜然亞榜亞薦小薦之名今已無知之矣又元貢師
春誌嘉興潘澤民著墓云君受易于竹岡葉氏再從吳
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尋
為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備榜之名亦雅。宋制會試

副榜
有朋切亦然沈人易昇字孟皆洪武丙子以春秋選鄉

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教授
見楊士奇所作墓志任之昂秀水縣志無采芹橋余有浙士鄉會副

榜考始于宋

孟子仕齊為卿于其去也曰致為臣而歸故對齊王稱臣
王答稱夫子于梁則客故對梁王不稱臣王答稱曰叟
至對滕文公則直自稱曰吾

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吹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
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憂世濟物之心自
然流出却有情理所以為善白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

蓋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學杜而失其旨也杜先天下之憂而憂白先天下之樂而樂相去逕庭且廣廈可以萬間裘斷無萬里者然以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伯夷叔齊二子言為文章行為裘綴于天下之意推之尚非無本至孟郊憎蚊詩乃曰願為天下恟一使夜景清直是痴人說夢顏氏家訓曰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然剽帳覆千人已屬少見多恠安得天下恟乎欲如裴子橫之為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不可得矣

蘇東坡詩注舊行永嘉王氏注自商卯宋氏刊施氏注人

多宗之施氏與吳郡顧氏景蕃合注按庚溪詩話孝宗
語梁丞相叔子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
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示之又錢唐
廖群玉有坡詩注未刻二本今無復有知之者矣近吾
鄉查他山先生坡詩補注刊于維揚雖名補注但刪王
施舊注時論嘆之

關壯繆封漢壽亭侯按漢壽有二其一屬梓潼晉起居注
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沈約
以為蜀所立者是也其一屬荊州前漢立三國時屬吳
改吳壽關受封則荊州之漢壽也亭侯宋書百官志為

五第五品又鄉侯第四品縣侯第三品

沈約宋書文九王列傳錄事參軍陳郡謝沈誦事休若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
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衆乃駭愕

私鑄始漢吳鄧而於今日為尤盛盜鑄所出幾與官錢相埒其始奸民猶收買舊銅器為之繼乃私銷官錢雜鉛錫為之其最可惡者莫如剪邊取國初制錢輪郭完厚者悉加剪剥有犯此者罪以大辟按沈約宋書顏峻傳世祖時民間盜鑄雲起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又顏琛傳琛為吳興太守坐即民剪錢

及盜鑄免官此所翦猶古錢也齊書王敬則傳永明二
年竟陵王子良啟曰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
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貿劉悛傳載奉朝請孔
覲鑄錢均貨議曰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
錢摩澤縑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又曰官鑄
已布于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廓者悉不得行
云云通鑑元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上言不行之錢律有
明式指為鷄眼鑿更無餘禁乞下州鎮其太和與新
五銖及古錢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
通行其鷄眼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

者據律罪之注鷄眼言錢薄小其眼如鷄眼也鑿鑿謂鑿好取銅以僅存其肉也按肉好之義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廓為肉外廓為好則齊以後官錢亦經剪鑿矣

宋書沈懷文傳太宗時隱士雷次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名高一坐又南史到彥之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蝼蟻食謝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連句不知何

詩改作辨句

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謹言朗因上書中有凡
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
妃后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車馬不
辨貴賤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
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云云江左風俗侈靡自
昔然矣

宋書孝義傳何子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
米輒貨市粟麥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佳米何心獨饗
白粲母本側庶籍注失寔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
職歸家鎮軍將軍顧覲之謂曰尊上年未八十親故相

知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
扶侍私庭覬之益重之則是自呼其母為尊老呼人之
母為尊上也不知何時以尊老屬父以堂老屬母東軒
筆錄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
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風俗通應融曰
家上有尊老下
小有弱

漢李陵降匈奴劉宋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後也又隋書李
祚自云是陵後

祭之有主所以栖神亦孝子由以繫心也故家廟必設主

至力臣配饗廟廡及勅建祠宇題列坐位止脩書贈官

爵謚及名不得稱主此所謂設板也

南齊豫章王嶷傳嶷臨終名其子曰三日施靈唯香火槃
水于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
悉有奠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舉扇繖朔望時節席地
香火槃水酒脯于飯檳榔便足

日有五蝕謂上下左右中央也起上下左右者日月交會

日為月掩也其中央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一說日

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詳齊書天文志
宋褚淵仕齊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

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之徵也

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精醫術春月出南籬門戲聞宣屋
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釘疽治之愈

南齊王儉傳世祖詔儉以家為府又太祖時王敬則以家
為府此後世八座家開府之始也

俗說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按南齊書王敬則曰檀公三十
六策走為上計李延壽南史謂譏檀道濟避魏事始知
俗語所出

晉人以塵尾為設柄不知作何樣按南齊書陳顯達謂其
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又張融傳
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異物以奉異

人則是扇也

齊張融臨卒遺命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
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

今世冠禮廢失惟于成昏時更製新冠飾首謂之上頭蓋
亦冠而生子之義按南齊書華寶傳寶父豪成長安寶
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
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則上頭之名在六代時已然矣
舜目重瞳上下生項羽亦重瞳左右生顏回重瞳王莽亦
重瞳劉晝新論云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
可謂驥也隋魚俱羅重瞳涼呂光重瞳後梁康王友敬

重瞳東漢劉旻重瞳又梁沈約左目重瞳南唐李煜一
目重瞳。徐文長路史張遠霄眉山入其彈得之四目
老翁翁重瞳故名見一統志又云作字之蒼頡號四目
翁亦重瞳

壬午四月初五日校